

# 卷之九

轻蔑天民。

传曰：轻蔑天民，此特刻核之辈，旋踵及祸，固无足道。请以一二爱民君子言之，庶几皆知则效。昔韩忠献公琦，初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，拯济饥民，所活者一百九十余万。及镇河北，适河决，岁又大饥，公复多方措划，赈济安辑，所活者又七百余万。富文忠公镇清社，适河决，八州之民，全入京东。公劝民出粟，得十余万斛，随处贮之，以济殍者。且括公私闲舍，得十余万区，散处其人，使便薪水。明年麦熟，各计地里远近，受粮使归，所活者五十余万。滕章敏元发知郢州，适淮南京东饥。公葺城外废营一千二百余间，以处流民，所活者五万。李允则知潭州，适岁饥，公请发廩赈而後奏，运司不许。公曰：须奏後发，安能及事。於是请以家财为质发之，所活者五万。陈大惠尧佐知寿州，适岁饥。公曰：与其令率，孰若身先。於是自出己钱，以济贫民。史民争出为助，所活者数万。王懿敏素知太原，适汾河大溢，水灌平晋，将灌州城。公急备舟，明日水至，民得无恐。且劝大姓出粟赈济，所活者十万。胡文恭宿为杨子尉，适大水，民多漂溺。公出私钱，雇舟以济，已溺而复活者数千。曾中书巩知洪州，适大疫。公自州及县，乃至市镇亭传，皆贮汤剂以待病者。兵民有病而无舍可居者，皆以官舍舍之，所活者数千。苏文忠轼知杭州，适大疫。公出私囊作汤剂，遣史挟医，分坊救疗。兼作病坊，以处病者，所活者数千。轻蔑者处此，能如是乎？惜其不知，居民之上，自当如是。

赞曰：

父天母地，气均体同。宗子家相，下及百工。相为鞠育，以裨化功。岂纵其上，挤民困穷。匪民之戕，自戕其躬。

扰乱国政。

传曰：老子曰：治国若烹小鲜。陆象先曰：天下本无事，庸人扰之。大抵治贵行其无事，况政者所以正民也。有司久已奉行，民亦安以为便，其可妄意改变，以从己说乎？若从己说，未必有便於民，适所以自取扰乱。激昂喜事之言，其可尽信。昔杜祁公经抚关中，布衣有张洞者，蟬髯黑面，青衣布裘，持一诗代刺为谒曰：昨夜云中羽檄来，按兵谁解扫尘埃。长安有客面如铁，为报君王早筑台。及补以一官，寻以贓败。韩魏公镇陕右，布衣有姚嗣宗者，上书论事，且默崕峒诗曰：踏破贺兰石，扫清西渭尘。布衣能办此，可惜作穷鳞。及补以官，无异冗史。吕许公在朝，布衣有雷简夫者，以荐召对，其气可以吞敌。及数奏，亦复详敏。朝廷便欲大用，许公坚持不可。累官至三司判官，与嗣宗为人无异。江少虞守吉州，布衣有李戒者，上书论事，且言少学仁义之道，不在颜回下。又言三皇不圣，惟孔子圣。孟轲以下，皆不足道。韩子华知成都，亦复以此说进。子华惑之，及与荆公同判三司，即荐其人。未及引用，发狂而卒。然则激昂喜事之言，其可信乎？是以赵、韩、王为相，每有新进喜事之人，投进利害文字，一切不顾。季、简、穆为相，凡封事建议，务更张喜事激昂、摇鼓牌阖、浮薄新进之徒，一切屏去，当时皆称二公为相得体。乡使轻信，岂不易致扰乱乎？

赞曰：

政者正也，容私则偏。贪夫殉财，夸者喜权。理为势夺，法以情迁。赏罚易置，纪纲弃捐。害于而国，尔身曷全。

赏及非义。

传曰：昌黎曰：行而宜之之谓义。大抵义之为言，犹言宜也。非义者，不宜及而及之之谓也。不宜及而及之，君子其肯为乎？景德中，北肤寇边，河朔郡县，屡罹其毒。主兵之将，为自安计，莫肯少挫其锋。时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稅於一镇，忿其凶犷，鳩集市人，召募丁壮，奋力击之，因深入其穴，夺所掠妇人老幼，各还其家。在位者因壮其勇，终无人肯议其赏，惟张忠定咏密以闻奏。奏至，上大喜，立为居正迁数官，召为阁门只候。居正承恩，罔知所自。或以忠定告，居正急往见之，见终不获。因厚赂閹者，俾传人榜子，忠定竟不出，但批纸尾曰：公临财康，临阵勇，临事勤，临民仁，加之谨畏，此报国之大效也。所谢近私，不及相见。居正得之，愈於一见，捧玩佩服，弗离于身。居正及赏，可

谓义矣。史吉为延州指挥使，康定中，夏虜寇延州永平。寨主与监押，皆欲引兵匿深山，俟虜去始归。吉率所部数百人，遮城门，立於马前曰：寨主、监押，欲何之？二人以实告。吉曰：如此，兵则完矣，如城中百姓，刍粮何往还之？迹何可掩？异日，为有司所劾，吉为指挥使，不免於斩，愿先斩於马前，不然，不敢以此兵从。二人惭惧，引辔而返。虜忽围城，吉复率众拒守。数日虜去，寨主、监押，皆以完城迁一官。二人及赏，非非义乎？呜呼，吉虽身不及赏，其後官至团练使，三子皆受命，一女嫁郭逵为郡夫人，是尤愈於二人非义一官之赏也。

赞曰：

不义而贵，垂戒孔圣。不义而侯，光武失政。赏盗劝奸，国何以令。爵及恶德，是褻天命。所以冢宰，诏王八柄。

刑及无辜。

传曰：刑也者，所以惩恶也。无其恶，而辄刑及之，即太上所谓无辜也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。无辜吁天，天不闻乎？蔡州百姓有钱举者，诬其弟为异姓匿家财二十余万，不与均分。前後官吏，皆受举钱，不公其断。惟干证人朱惜姐始终一词，无所阿顺。及许州通判徐沂，被差

就蔡州置狱根勘，沂复失於卤莽，为推司杨仲和转弄，反将朱惜姐勘断臀杖十三。沂自此，即每事磨勘不行，闻天庆观有道士裴君叟者，善章奏。自备香信，就观连设三醮，以祈景况。君叟初伏地投词，即如鼾睡。明日始龙起曰：某到天门，见北极大帝带领佑圣院善恶都判真武真君入奏：通判在蔡州不合，枉断干证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。且怒目指挥曰：徐沂心词只留在此，恐金籙照问，汝奏对有差，不得还矣。某遂急回，事有之矣？沂曰：有之。言讫汗洽，不胜摧沮，未几果卒。又有士子杨之奇者，晨出探榜。其妻在家，亦僦骡往水门，逐其父母。无何，中路逢一醉人，罗识殴击，僦者潜遁，无人解劝，遂至官。时温仲舒判开封，但见醉者面有爪痕，不问曲直，一例决遣。妇人大惭，不食者已累日矣。其夫亦下第从外归，见妻被杖，不胜其忿，诣府申说。仲舒不听，於是夫妻赴水而死。是夕，仲舒即梦城隍司责曰：子太卤莽，妄决良人，吾已关报东岳。及奏闻上帝，祸将至矣。明日上知，仲舒以下，皆罢职。又有幽冥之遣，当如何哉。

赞曰：

过小则赦，罪疑惟轻。圣人之意，刑期无刑。矧是无辜，而弗哀矜。犴狱所及，排根引绳。冤滥充斥，可不痛惩。

杀人取财。

传曰：劫盗迫人於险，医家乘人之危，其为杀人，同是为财，罪皆一也。请以医家言之，庶几病者不遭毒手。不恤缓急，妄索事分，杀人也；不问有无，必欲多得，杀人也；懒堕睡眠，轻视人命，杀人也；辩察不明，用药差互，杀人也；见不即治，俄至增剧，杀人也。有此五失，挟术行医，其於杀人，甚於挺刀。挺刀之下，不当要害，尚有可活；一瓿之下，五脏俱坏，是有活乎？昔颜畿以病就医，遂至殒命。既而复苏，气息微细，死生不分，十有三年。陈景仁妻张氏，亦有微疾，医者误投血隔之药，遂至不起。既死之後，阴府不收，魂神荡越，散游无定。所至辄为界分土地驱逐，不胜其苦。一日，因景仁出郊，适与相值，遂得合为一体。自此，景仁即恍惚如狂，独歌独语。时其父尹京，适中使秦中立过治所。中立素事真武，因为奏闻北极，蒙真武真君怜其天横，即日度令受生，更不经从阴府。孰谓医者不杀人乎？惜其不知医之为术，升坠最速。昔薄拘罗尊者，於往世施一诃梨勒果，救一病僧。以是因缘，於九十劫中，常生人天，未尝有病。其最後身，值佛出家，证阿罗汉果，於五百众中，独为上首。王叟以针刺为生，不计钱数，所理多效。一日告众曰：吾明年夏初，不可留矣。及期果去，所居之地，香气不绝者累月。刘炆亦行医，虽劳不倦，所疗亦多效。及死葬之日，但空棺耳。此皆医家能善用心，而立获度世者。本朝丁逢吉善医，其子度、第二人及第，至观文殿大学士。张仲和善用其张仲景法，疗治伤寒。其後二子奇、兆，皆相继及第。张行甫亦行医，子孙典大邦、作提转者，今已数世。此亦医家能善用心，而克昌厥後者也。信相菩萨至一地狱，见一罪人，热铁灌身，铁钉钉体，稽首问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此人前世常为针师，妄施砭刺，是以此报。目莲尊者，晨朝出城，见一饿鬼哭泣告曰：我之此身，有类块肉，无有手足，及眼耳鼻等，被诸禽虫，长时噉食，何罪所致？目莲曰：汝前生行医不精其术，妄投药饵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，是以此报。蔡州神尼于惠普者，尝与客坐。有牵二牛而过堂下者，尼曰：此牛前行者，是一官人，坐入人罪。後行

者是一医人，坐误杀人。因呼其前世名字，二牛皆应。此亦医家不善用心，而坠三恶者也。呜呼，善不善业，备录在前；或顺或违，尔宜自择。

赞曰：

财怨之府，利争之因。积而不散，犹能祸人。杀越于货，乃欲保身。纍纍贪吏，吞噬富民。籍没死徙，疑无苍旻。

倾人取位。

传曰：元始上帝曰：妃后臣僚，隶於紫微垣中，但有品位，则隶五岳四渎。大抵一官一职，各有义命。义命当有，则今日拜枢密，明日作宰相，不足为难。义命若无，只做一日，亦不可得。孰谓为不然乎？昔苏易简先在禁林，李沆後入。既而沆除参政，苏不悦，因上步虚词十篇，以自见意上，即日俾参大政，拜命不数日而卒。夏侯嘉正以文词称旨，除右拾遗，直史馆，兼秘阁。意犹不足曰：吾喜作文，且好黄白，但得水银银钱一文，知制造一日足矣。上闻许之，制未下而卒。李继凝有才干，为枢密直学士，因诏对太宗，许以大用。归与兄弟言之，大喜醉後，忽感风眩而卒。李巨源权中丞，太宗器之，尝面加奖谕，将有进用之意。偶以鞠狱，左迁知阆州。一日，驿递堂帖，促令乘传归阙。巨源启封大喜，一笑而绝。岂非义命所无，只做一日，亦不可得者乎？况倾人而取之者乎？若倾人取之，又不免有一段因果，如弥德超、卢多逊，旋踵及祸是也。昔德超见枢密曹彬勳望隆重，帝眷甚厚。因诬以不轨，极口倾之，由是彬罢枢密，而德超拜枢密矣。不数日，赵普再秉钧轴，力为辩雪。帝悟，即日远窜德超，而待彬如故。卢多逊见宰相赵普位望特重，因讽王佑使为己助，悉力倾之。佑不从，乃自为计，中以阴事。由是普罢相，而多逊拜相矣。既而事状明白，赵普复相，而多逊远窜朱崖。然则人之有位，是可倾而取乎？躁进者，当以此戒。

赞曰：

工本代天，位必称德。沾沾浅夫，置命用力。徒伤雅道，无益於德。如螳窥蝉，黄雀鼓翼。天道好还，视我倣则。

诛降戮服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乐之者，乐杀人也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是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将军处左，上将军处右。杀人众多，则以悲哀泣之。战胜，则以丧礼处之。况所持之器，皆星官所主。刀名大房，虚星主之。剑名失伤，角星主之。弓名曲张，氏星主之。矢名傍徨，荧惑主之。弩名远望，张星主之。战名大將軍，参星主之。然则器可乱用，人可杀乎？不闻王显之事乎？王显以使相知定州。一日，有道士破冠弊褐，须若刚鬣，笑则口角至耳，自称酆都观主持，刺为谒曰：昨上帝牒到，二万蕃魂，本观未敢收入死籍。公若果於杀之，则名盖当世，夺寿十年，二者惟自择。公以为狂，叱起之。未几，契丹引兵猎梁门。适天雨大雪，虜弓皆破不可用。显记库中有弓弩材木数千，因命工连夜斲削，乘其不备，纵兵击之，蕃兵大败。明日筑京观斩首，恰二万级。方悟道士之言，已无及矣。及奏于朝，上大喜，召以枢密。显离定州，才十三日而卒。呜呼，此皆合死之魂，但以果於杀之夺寿尚尔，况已降且服者乎？当知诛降戮服，诚当获罪。蔡居厚知郢州，有梁山滦劫贼五百来降。公悉戮之，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，疽发于背，命道士设醮禳谢，因令所亲王拱代作心词。明日居厚卒，又明日拱卒。既而拱还曰：适到阴司，主者责曰：汝为儒者，乃敢为人诡作心词，欺诳上帝。拱曰：皆居厚命意，拱但行词而已。俄见数鬼引出，居厚枷系联贯，极为枯瘠。又见二鬼，持一桶血，自头浇灌，浇即大叫，左提右掣，如垂绝状。既苏复浇，既浇复绝，片时之间，如是数四。遥告拱曰：子归，切便语吾夫人，令急救我，我在此，只是理会郢州一事。然则诛降戮服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刑典议辟，鬪杀则轻。御敌斩馘，是曰应兵。事不获已，冥恕以情。乃若降服，奚俟兵刑。被固易杀，天道神明。

贬正排贤。

传曰：世有伯乐，然後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世之人才，其於遭遇，亦复如是。使在位者，人如伯乐，则有德量者，便可作宰相。识大体者，便可作护官。有方略者，便可付兵权。能镇抚者，便可寄方面。有风力者，便可作监司。廉於财者，便可主财谷。知爱民者，皆可作守令。如此，则小大之职，各得其人，野无遗才，而百事举矣。若夫正贤之士，则尤当柄用，庶几朝廷有人，中外知畏，不敢妄有所窥，可贬排乎。若贬排人，即是故去其人，将逞其欲。是以乐於甄拔者，太上无不收录；而妄有贬排者，太上亦无不深谴。昔韩崇拔一袁安於书佐，位至司徒，人皆谓崇有君子之监，譬之昏夕夜光。袁安正贤，从可见矣。崇亦以此为太上所知，立命仙官王玮玄授以泥丸紫户之法，遂得度世，今在酆都，为定录府左理中监，主始学仙者。本朝谏议大夫谢泌，最为知之，不妄许可。平生所荐，不过数人，皆至宰相。每发荐牒，必焚香望阙，再拜曰：老臣又为陛下，求得一人矣。文正、王旦，皆其荐也。临死之日，盥沐焚香，服羽衣端坐而逝。头不少欹，非尸解乎？此即乐於甄拔，而立为太上收录者也。陈後主时，幸臣有司马申者，好陷害人。一日，昼寝於尚书省。忽有一果恶鸟，飞集其身，啄其口吻，血流被席。人皆指为陷害之报。周世宗时，有陶谷者，亦好陷害，李崧之族诛、鱼崇谅之不用，皆其一言。及死，葬于昭觉寺之後。墓门屡掩屡开，寺僧塞以坚石。一夕，雷雨大作，墓门又洞开，虽髑髅亦无矣。岂非妄有贬排，而为太上深谴者乎？孰谓贬正排贤，为无罪乎？

赞曰：

贤人正士，体国爱民。苟用於世，大庇斯人。排贬之害，非止其身。国患莫恤，民隐孰伸。貽祸大矣，厥罪惟钧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九竟

---

◎版本号 #1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53:19
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54:16